

襄阳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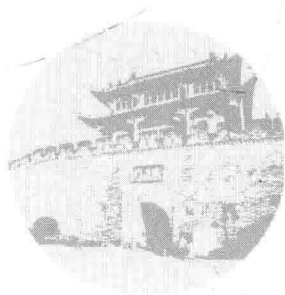
山水之间的城市精神



雷礼锡
李会君
著

襄阳意境

山水之间的城市精神



雷礼锡
李会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襄阳意境:山水之间的城市精神/雷礼锡,李会君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16-08786-5

I. 襄… II. ①雷…②李… III. 城市文化—研究—襄阳市 IV. G127.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1359号

出品人:姚德海

责任部门:时政经济分社

责任编辑:马骏

封面设计:刘舒扬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谢清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148千字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8786-5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6.125

插页:2

印次: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本书不是对襄阳文化的综合论述，也不是对襄阳城市美学的系统讨论，而是尝试将襄阳看作一个案例，用美学方法探讨山水城市所具有的环境美学特点及其精神特质。从美学角度看，城市精神不是形而上的抽象的东西，不是标语式的口号，而是城市的自然与人文互动发展的产物。城市精神离不开城市的物质基础，包括自然环境；当然也离不开城市的人文历史，尤其是文学艺术的代代相传。因此，对山水城市来说，它的精神个性源于山水文化，包括自然山水与人文山水。

如果说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个性，那么，最能描述襄阳城市精神的美学概念，恐怕就是“意境”。“襄阳意境”这个词体现了襄阳城市的文化品位。如果人们的精神与情感能够投入这座城市的山水世界，思维能够漫步在由各种典籍文献所呈现的襄阳历史与文化中，就容易发现这座城市的灵魂——一种由山水文化培育而生的诗性情怀、诗性智慧。也就是说，襄阳这座城市的精神品位，属于它作为山水城市的文化品位。

按理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山水环境与历史文化，因而每个城市也有自己的城市意境。但是，要说每个城市的精神个性都可以用它

的城市名称加在“意境”之前来表述，未必恰当。因为城市意境既需要拥有自然山水环境，也需要拥有与其自然山水环境相匹配的文化财富，如山水艺术、山水信仰、山水伦理、山水哲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意境离不开山水文化土壤，而襄阳意境就是山水文化的结晶。根据陈望衡的看法，襄阳是一个很有意境的城市，襄阳这个名称就很有意境。因此，本书试图探讨襄阳意境的基本内涵与文化基础，指明城市意境是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结晶，绝非简单的人力或决策可以使然。这或许可以提醒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意境创造，需要保持一种宏观的、开放的历史文化视野与生态文明视野，谨防以急功近利之心图谋百代千年之业。

本书围绕襄阳意境讨论若干不同的问题，由若干彼此关联却也可独立成篇的专题构成。《襄阳意境漫谈》侧重于从学理上探讨“襄阳意境”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特点，或可视为“城市意境”的典型案例分析。《山水与城市》旨在讨论“山水城市”概念的历史与文化基础，表明“山水城市”是历史地生成并具有现实活力的城市文明形态。这有助于从宏观上理解襄阳山水城市特色及其意义。《汉江文化与山水境界》简要探讨自然山水被纳入审美境界、艺术境界的思想依据，着重以汉江文化为背景，借鉴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的山水图像、宗炳与米芾的山水画理论，阐述山水境界的主要构成，如天人境界、灵秀境界、平淡天真。接下来的两篇，即《襄阳山水园林的美学特质》和《襄阳多宝佛塔的美学风格》，主要从建筑与环境美学角度介绍襄阳城周边重要的山水园林与建筑特点。而《襄阳文化与襄阳精神》主要结合襄阳历史上的重要造型艺术与文学作品，分析其中蕴藏的圆满、浪漫、悲情、豪迈、淡静等多元精神内涵。《襄阳山水与艺术精神》标举四大山水艺术概念即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山水城市，将襄阳山水纳入整个中国文化视野，探讨襄阳山水对传统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与山水城市精神建构的实质影响。最后一篇《精神的灯塔：汉江游女

及其文化生成》，详细讨论《诗经·周南·汉广》所载汉江游女的文化与身份性质、意象构成，分析历代学人对汉江游女（或汉江女神）的诠释方法与宗旨，阐明汉江游女形象之神人二重性的思想渊源，揭示汉江游女被确立为精神信仰对象的文化依据。由此可以明确，理解襄阳意境或襄阳城市精神的内核有两个关键词，即：襄阳山水（汉江山水）与汉江游女（汉江女神）。

目 录

襄阳意境漫谈 / 1

- 一、襄阳城：山水文化的智慧结晶 / 1
- 二、襄阳山水：襄阳意境的自然基础 / 4
- 三、襄阳山水文化：襄阳意境的精神内蕴 / 8
- 四、结语 / 11

山水与城市 / 14

- 一、人与自然：城市文明的格局 / 14
- 二、神山圣水：早期山水崇拜意识 / 17
- 三、图画山水：早期山水审美实践 / 22
- 四、临山近水：早期城市环境特点 / 29
- 五、山水城市：一种审美文化传统 / 34

汉江文化与山水境界 / 41

- 一、山水与境界 / 41
- 二、天人境界 / 49

三、灵秀境界 / 60

四、平淡天真 / 65

襄阳山水园林的美学特质 / 73

一、整体性 / 74

二、自然性 / 76

三、田园性 / 78

四、隐逸性 / 80

襄阳多宝佛塔的美学风格 / 83

一、文化特色 / 84

二、塔顶造型 / 85

三、塔心结构 / 88

襄阳文化与襄阳精神 / 91

一、诗性襄阳 / 91

二、圆满 / 99

三、浪漫 / 109

四、悲情 / 120

五、豪迈 / 124

六、淡静 / 132

襄阳山水与艺术精神 / 142

一、诗学精神 / 142

二、绘画精神 / 144

三、园林精神 / 151

四、城市精神 / 155

五、简短的结论 / 157

精神的灯塔：汉江游女及其文化生成 / 159

一、游女其人 / 159

二、游女的地域文化身份 / 166

三、《诗经》文本中的游女意象 / 171

四、游女意象的文化诠释 / 175

五、结语 / 182

致谢 / 186

襄阳意境漫谈

襄阳是以襄阳城（或称襄阳古城）为中心的山水城市。襄阳城北临汉江，南倚荆山，“借得一江春水，赢得十里风光，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是“聚集山水精华”的“中华腹地的山水名城”^[1]。襄阳城蕴含了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山水境界，是山水城市的典型代表。本篇以“城市意境”^[2]为视角，以“襄阳意境”这个核心术语探讨襄阳城的环境美学特色。

一、襄阳城：山水文化的智慧结晶

以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为主要内容，中国具有上千年的山水艺术传统。它不仅形成了诗意的山水精神，也形成了诗意的山水城市。襄阳城就是山水文化传统的智慧结晶。

襄阳城始建于西汉初年（汉高帝六年即公元前201年）。当时崇信阴阳，讲究风水，城市选址要求能够聚气积阳，也就是城市地理要求有山、有水。如汉代长安城南据秦岭龙首山（今陕西龙首塬），北临渭水；

[1] 2002年襄阳被评选为“国家园林城市”的评选证词。

[2] 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384页。

襄阳城南据荆山，北临汉江。这两个城市都是由河流与山脉环抱而成的地方，当然就是聚气积阳的风水宝地。因此，汉代襄阳与长安一样，都不是普通的地理方位名称，而是阴阳合和境界（哲理）的化身，蕴含归宿天地大道的精神祈愿。长安寓意长治久安，襄阳寓意“背阴向阳”、通达“阴阳合和”的天地之道^[1]。

襄阳城空间布局也蕴含深刻的阴阳风水观。与通常的城市格局一样，襄阳城划分有东、南、西、北城门。但有两个特殊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个，襄阳城北面、东面各设置两个城门，而西、南两面仅各设一门。东面设置两个城门与明代汉江南岸北移而扩建襄阳城东北角城池有关。至于北面设置两个城门，而西面、南面仅各设一个城门，则与聚气积阳的风水意识有关。襄阳城背山面水，为保障聚气积阳，面水的城门绝不能少于、小于背山的城门。这是古代城市设计的基本原则。另外，汉江与荆山围合，虽有利于聚气积阳，却在大的空间上导致有合无开、有塞无通，这与周易强调开合之变^[2]完全相反。在面水方向多开城门，可以弥补阴阳风水缺陷，形成有合有开、虽塞而通的局面。第二个，襄阳城北面城门的大小设置不合常规，即，襄阳城正北门并未设置在城市格局中常见的正北方（即今襄阳城北街的北端），而是设置在正北方的偏东位置。为什么？明清以后襄阳城的政治管理机构一直位居荆州街。按古代城市建筑的风水原则和礼仪制度，城市的中心管理机构应该位居正南正北中轴线，并尽量处在背山面水的位置上。但是，汉江流经襄阳城略向东北上升，与东西向的荆山山脉形成一个小夹角，

[1] 西汉之初十分看重“道”。“道者，神明之原也”（《黄老帛书·经法·道法》）。即便是德，也“以道为本”（《贾谊集·道德说》）。而“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淮南子·泰族训》）。因此西汉十分讲究“阴阳合和”（《淮南子·天文训》），使“万物背阴而抱阳”（《淮南子·精神训》），达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传》）的境界。襄阳城地处汉江之南、荆山之北，按古代阴阳说，是为二阴，也就是“极阴”之地。以襄阳命名便有“向阳”而“负阴”，以求天地阴阳合和的寓意。

[2] 《周易》中说：“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这导致襄阳城南北中轴线存在东西错位的现象,即襄阳城上半部分的南北中轴线在荆州街,而下半部分的南北中轴线在南街。为达到阴阳合和,不失礼仪,襄阳城内与南街一体的南北轴线北端城门称作“临汉门”,俗称“小北门”;而偏离这一轴线的东边北门按通行的礼仪体制称作“拱宸门”,俗称“大北门”。大小北门的特殊区分,蕴含了上达阴阳、下通人伦的天人和谐境界。

中国古人对阴阳、风水的看法及其在襄阳城设计中的具体应用,绝非所谓迷信或愚昧的体现。它的确充满诗意、浪漫的想象,是山水智慧与城市文化的体现。中国的文学艺术讴歌襄阳山水、揭示山水城市精神,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囊括了山水文学、山水绘画、山水园林等领域。在文学领域,先秦屈原、宋玉的楚辞,唐代孟浩然、王维的山水诗,对襄阳山水都有过诗意、浪漫的描述。尤其是王维的《汉江临眺》,豪情歌吟“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这是讴歌襄阳山水的最经典诗篇。在绘画领域,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热爱襄阳,体山悟水,开创了诗意的人文写意山水画,旨在使用水墨点染画法,表现清淡、悠深的山水韵味,其独特的画风被后世誉为“米氏云山”。在园林建造领域,东汉初年的襄阳侯习郁在襄阳城南凤凰山麓引山泉水筑池养鱼,建成第一座襄阳私家园林,即习家池。习家池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汉江),是秦汉时期“一水三山”园林模式^[1]的典型体现,也是中国保存至今的历史最为悠久的私家园林。而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山和唐代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山,也建有景色优美、情趣深厚的人文山水园林。尤其鹿门山景区,登临望江亭,天高地阔,气象恢弘,襄阳山水尽收眼底,山光水色浑然一体,足以体验王维感慨“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时的心境。所有这些为确立襄阳城的山水意境特色奠定了扎实的条件,催生了特有的襄阳意境。所谓襄阳意境,就是以襄阳城为核心,以汉江和荆山山脉为自然基础,在长期历史文化进程中积淀而成的山

[1] 余开亮:《六朝园林美学》,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 页。

水文化与城市精神的结晶。它以自然山水与人文山水为基础，将在场与不在场的城市山水文化凝聚于此在的襄阳城空间环境，创造了鲜明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山水城市环境美学对象。

可以说，理解了襄阳，就能深刻理解中国传统山水城市文化的精魂。

二、襄阳山水：襄阳意境的自然基础

襄阳意境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术语，而是以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城市风光即襄阳山水为基础。

襄阳山水是以襄阳城为核心、由汉江和荆山山脉组成的自然山水系统。从环境美学角度看，襄阳山水是由若干重要的山水环境节点组成的自然景观体系，包括襄阳护城河、汉江、岷山、习家池、虎头山、羊祜山、真武山、隆中山、鱼梁洲、鹿门山、万山等，都是襄阳山水的有机组成。所有这些景观既有其自然审美价值，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这些景观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若依据城市环境区域规划与设计的可行性，可以将这些景观体系划分成“隆中文化走廊”“岷山文化走廊”“万山文化走廊”；若依据历史文化的逻辑联系，则可以将这些景观体系划分成“三国之路”“唐诗之路”“女神之路”。其中，“隆中文化走廊”是从襄阳城往西通往隆中风景区的区域性环境体系。这里也是三国时期刘备马跃檀溪、三顾茅庐等经典故事的发生地区，堪称“三国之路”。“岷山文化走廊”是从襄阳城往南通往岷山、过汉江往鹿门山景区的区域性环境体系。这里是唐代诗人歌咏山水、讴歌襄阳的最集中的地区，堪称“唐诗之路”的精华所在。“万山文化走廊”是襄阳城北的河堤通往万山的区域性环境体系。这里是汉江女神传说的发源地，是汉唐“襄阳乐”、历代浪漫爱情诗篇的重要渊源地，可称“女神之路”。这些山水景观及其构成的环境体系，在自然美层面具有鲜明的原生性、生活性、园林性、田园性，也正是襄阳山水之美的意蕴特征。

原生性意味着襄阳山水具有自然天成的灵秀审美特征。对襄阳山水灵秀品质的美学界定,可以追溯到晋宋之际宗炳对江汉流域自然山水风光的称赞与描述。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1]这里的嵩华、玄牝泛指自然山水,其秀、其灵则是自然山水的美学品质,其中,“秀”体现山水的外在形式美,“灵”体现山水的内在意蕴美。而灵秀山水的典型代表在哪里?宗炳说:“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2]可见宗炳眼里的灵秀山水首推江汉流域自然山水,包括襄阳山水。

灵山秀水的原生性山水环境可能并非襄阳城所独有。但襄阳山水确有其独特性,因为襄阳城及其周边山水体量与结构比较适中。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自然物的美取决于它的体积和顺序(排列关系),太小了不美,太大了也不美。^[3]康德继承并发挥了这一见解,认为宏大的东西给人以崇高感,产生震惊或崇拜,但谈不上优美。^[4]而襄阳城的体量与结构较适宜,城的周长在宋代为6千米左右,在明代增加到7.3千米。城墙北面紧邻汉江,东、南、西三面距水或距山均在2~5千米范围内。汉江水宽一两百米,水质清澈,周边山峰大多数百米高。山不高则有灵性,水至清而秀丽。而且清新灵秀的自然山水与城市本身有机融合,人们走进城市就是走进了山水,走进山水也就是走进了城市。诗画般的原生态山水风景,对襄阳山水来说,显然是自然与历史的恩赐。

生活性也是襄阳山水的重要品质,它表明自然山水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人们日常审美生活的重要对象。自然山水的生活品质首先与山水的自然面貌特征有关。这当然要求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1][2] 宗炳:《画山水序》,见潘运告编注《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页。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4页。

[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能够充分适应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起居和休闲娱乐需要。这一点，对于襄阳山水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在这里，无论清晨、傍晚，还是周末、节假日，无论老人、孩子还是成人，每天都有大量人群置身襄阳山水，或健身，或休闲，或观赏。还有许多民间自发组织，他们凭借对襄阳山水的热爱，经常在节假日组织专门的爬山游赏活动。有些人还开设有博客，通过博客日志来记录他们对襄阳山水的观感或心得，对襄阳山水给予旅游的或美学的描述。

另外，自然山水的生活品质也涉及文人士大夫们对山水本质的体认。隋唐以前，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与艺术表现大多带有强烈的宗教、神祇、象征意味，偏离日常生活趣味。晋代画家顾恺之的杰作《洛神赋图》虽有优秀的山水景象，却是宗教神秘性质的图像表达方式。唐代著名画家李思训的青绿山水画在题材与构图上大多描画“云霞缥缈，窅然岩岭之幽，峰峦重复，有荒远闲暇之趣，加以宫殿台阁的富贵趣”^[1]，虽有名山大川气象，却无日常生活气息。唐宋以后，山水的生活品质受到特别重视。尤其宋代画家郭熙明确提出，山水画应该描画“可游可居”的山水，而不是“可行可望”的山水。为什么？因为君子之所以喜爱山水者，缘于山水是君子起居生活最佳处所，而中国山川“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山水画当然应该“取可居可游之品”^[2]。这从理论上摒弃了荒山野水的题材，突出了山水的生活品质。更要注意的是，襄阳山水为推进生活化的山水审美提供了重要资源。王维所说“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传递的就是生活化的山水审美方式。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描述的也是一幅日常生

[1]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修订本）》，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 页。

[2] 郭熙：《林泉高致》，见潘运告编注《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4 ~ 225 页。

活性质的襄阳山水景象。襄阳山水的生活品格表明城市自然山水是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人们不需要漫长的旅行就能领略优美的自然山水风光。

园林性体现了襄阳山水独特的人文创造品质,是根据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对自然山水进行艺术化处理,反映城市与山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是自然山水的原生性、生活性品质的升华。必须注意,这里所说的园林性不是指城区环境绿化所达到的花园式状态,而是自然山水与城区环境的和谐。它既是艺术化的产物,也是自然化的产物,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人文精神品质。襄阳城北临汉江,东望鱼梁,南眺岷首,西接荆山,另有宽阔的护城河围绕东南西三面城墙。其外围自然山水距离襄阳城最远处也只不过四千米,堪称是汉江与荆山山脉围合而成的天然山水城市。城在山中,城在水中。这种独特的山水城市环境特色,是自然与历史赐予的福气,是襄阳山水的园林精髓所在。

我们不妨以武汉为参照来理解襄阳山水的园林品格。武汉也是汉江流域的重要山水城市,长江与汉江穿城而过,城市山水环境特点体现为山在城中,水在城中,自然山水与城市交相融会于一体。它在格局上似乎比襄阳有更加理想的山水环境特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山水体量通常较大,自然山水要融入武汉城内,必然导致城市规模庞大。武汉就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市,城区内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日常工作、生活时间与精力的正常消耗同非正常消耗严重不成比例。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1]对武汉日常生活与工作状态作过典型描述。小说一开始就说“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小说人物印家厚为了保证早上八点上班,“必须赶上六点五十分的那班轮渡才不会迟到。而坐轮渡之前还要乘四站公共汽车,上车之前下车之后还各有十分钟的路程。万一车不顺利呢?万一车顺利人却挤不上呢?”因此,虽然是早

[1] 池莉:《烦恼人生》, <http://www.oklink.net/mjfc/chili/yidong/001.htm>, 访问时间:2014-

上八点才上班，而清晨四五点就要开始筹划上班，这对武汉居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长期处在这种工作与生活状态中的市民，要对城市里的日常物什、自然山水产生好感和美感，真的不太容易。而能够“早点睡它一觉”，那才是难得的美事。另一位作家方方曾经肯定地说，武汉虽有良好的城市自然山水风光，“不过对于武汉人来说，这些山并没有促进武汉人对爬山的喜爱”，能够“到山上去的人们更多还是赏花看树，欣赏风景以及散步消闲”^[1]，并不是对山的亲近与欣赏。看来，只有空间地理上的城市与山水的交融，对山水城市来说远远不够，也绝不是园林性的完美体现。

仅仅注意自然性、生活性、园林性，并没有完整把握襄阳山水的自然美品格，因为襄阳山水的自然美品质最终凝聚为山水田园风情。田园性为襄阳山水的自然性、生活性、园林性的彼此融通提供了现实的保障。我们不妨以襄阳城为中心来观察城市周边山水环境的田园特色。在襄阳城西边，也就是从襄阳城通往隆中风景区，一路上既有开阔、平整的小片农业耕地自然延伸，也有起伏延绵的山林地带。农业耕地就隐现于自然山林之中，堪称农业环境与山水环境的交错布局。在襄阳城南边，从襄阳城南门出发通往岷山、习家池，也有类似的农业环境与山水环境的交错布局。从襄阳城南五六千米外再沿汉江往南折转、延伸，便到了大片开阔的农业平原地区。襄阳城的北面与东面直接濒临汉江，而汉江北岸的鹿门山，同样有成片的农业耕地布局其间。因此，襄阳山水的自然山水面貌非常特殊。在这里，山与水，城市与乡村，形成自然的交接与过渡。这是山水城市具备田园性质的自然与现实基础，也是理解襄阳意境的具体内涵与基本特色的重要前提。

三、襄阳山水文化：襄阳意境的精神内蕴

要单从襄阳山水的自然美特征中全面理解、揭示襄阳意境的深层

[1] 方方：《武汉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